

洪梅
著

梦
在海
那边

Dreams
Beyond the Sea

Beyond
sea, beyond the sea,
my heart, the sea.
far, in the sea.
ever so far, the sea.
thing, thing, the sea.
beyond, beyond the sea.
the sea.
the sea.
the sea.

the sea.
the sea.
the sea.
the sea.

the sea.
the sea.
the sea.
the sea.

中国青年出版社

洪梅
著

梦

在海

那边

Dreams
Beyond the Sea

Beyond Beyond
sea, beyond sea, beyond
My heart My heart is
far, far far, far
d'ever on d'ever on
thoughts, my thoughts, flee,
beyond the sea.
L. Gerardo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在海那边/洪梅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53-0252-2

I. ①梦... II. ①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9195号

责任编辑 曾玉立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2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635×965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仅以此书献给我至亲至爱的家人
和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青春

To my dear family who I love with all my heart
and to the days of youth we cherish

很多年前是见过洪梅的,好像是,不久她就去了美国,上学,工作,定居,有了孩子,孩子渐渐长大。

现在,洪梅写了这部小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居然还有这个兴致,写小说。她好像一直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很忙。据她母亲说,白天忙着,晚上,写小说到凌晨。

与人家想象的相反,我从不鼓动人家写作。我倒是更愿意劝人家别写,生活中很多事是不得不做或是应该做的,写小说似乎不在其中;我倒宁愿一个人白天累了一天,晚上好好休息,我想那样的日子平常而安稳。

但是,如果一个人,别人劝不住她,她自己也劝不住自己,她一定要写,为此她宁可牺牲睡眠,宁可承受在我看来最好别受的写作的孤独和累,那么,我相信,她一定从中感受到了巨大的乐趣,同时,她也一定感到,她有来自生命内部的强大的理由,不得不写,一定要写。

我对这样的写作怀着敬意和好奇。我见过太多作品,从中你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使作者一定要受这个罪,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写作中被某种内部的强大理由

所驱迫所指引,那么,她或者他通常能够把我们带向某种新的、特别的,她认为重要而结果我们也认为重要的地方去。

洪梅这本小说就是如此。看完了,我知道,这样的书是值得写也值得读的。

就这本书而言,那个“重要的地方”倒主要不是指地理上的纽约,在文学上,一个地方是否重要不是按人口、面积和 GDP 衡量的,比如我认为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就比纽约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文学上一个地方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它所包含和展现的人性内容:情感、思想、命运,人的战斗、挫折和人的强大、软弱。

这一切,在这本书里都有,它们发生在纽约。

这样的一本书大概会被归类为“留学生文学”。在中国大陆,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这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文脉,比如我们都知道《北京人在纽约》,说的就是留学生的故事。世间事总是难免被归类,我们通过归类归纳事物之间的同,也通过归类比较出同类事物之间的异。比如这本书,它写的是留学生的生活,不过,它和这个文脉上以前的那些作品还是有重要的不同。

早期的留学生文学,大多是在讲中国人在海外的艰苦奋斗——我们怀着“美国梦”飞越太平洋,在那里插队、扎根、成功,酸甜苦辣不容易啊,我们要跟祖国人民好好说说。

这很好,祖国人民也是爱听的,虽然多少有点不理解,既然那么不容易干嘛不呆在家里。而到了洪梅这本书,重点不在于不容易,其实哪儿的生活都不容易;洪梅是上世纪90年代出去的。对于她那一代留学生而言,主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洗盘子,他们比更早的那一代人更容易融入美国生活。他们也没有多少自怜自艾的情绪,他们更自信。他们身处更加宽阔、更加深入和内在的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可能离成功更近,成功得也不那么咬牙切齿,但由此,他们有了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生命体验、困惑和艰难。

这本书写的就是这个。在这个意义上,它使得几近衰微的留学生文学的文脉获得了新的生机。

80年代的人是怀着“美国梦”出去的,90年代的人当然也怀着“美国梦”,不过,他们恰逢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他们发现,在身后,“中国梦”也在盛大展开。

所以,他们是生活在两个梦中间,生活在资本、知识、技术、信息正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在大洋两岸激荡的时候。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但好时候常常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烦恼,因为好时候的标志之一是人生的无尽可能。面对这纷繁的可能,选择变得那么难,不仅是生活的选择,更有内心的、精神的选择。

让洪梅在大洋彼岸的深夜里把这本书写完的理由,就在于这些生命中歧路彷徨的选择,还有伴随着每一个选择的那些新的复杂经验。

所以,这本书是有价值的。要理解中国人在这个时代正在经历什么,仅仅在北京、在中国,我们可能看得很真切,但通过这样的书,我们却会看得更完整。也许,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中国人的故事,同时,也在全球背景下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洪梅这本书就是这个过程的一枚果实。

是为序。

目
录

- 2 到俄克拉何马去
 / *To the Land of Oklahoma*
- 29 大苹果 格村儿 天使的号角
 / *The Big Apple and Angel's Trumpet*
- 51 风乍起 卡内基湖
 / *A Gust of Wind upon Lake Carnegie*
- 74 跨越烦恼河的桥
 /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 99 没有赶上的航班
 / *Late for the Flight*
- 129 世界怪异而精彩
 / *A Weird But Wonderful World*
- 152 银杏的秘密
 / *The Truth Behind the Ginkgo Tree*
- 1 引子
 / *Prologue*
- 6 人生的无尽可能 (序)
 / *Endless Possibilities
 in Life (Preface)*
 李敬泽
 Li jingze

177 一夜疯狂大西洋城
／ *A Wild Night in Atlantic City*

200 祸不单行
／ *Double Trouble*

222 曼哈顿的世外桃源
／ *A Sanctuary in Manhattan*

245 覆水难收
／ *No Second Chance Once the Water Is Spilled*

269 千禧年的钟声
／ *Carol of the Millenium Bells*

294 浪漫的佛蒙特之夜
／ *A Romantic Night in Vermont*

319 火之心
／ *Heart on Fire*

371 尾 声
／ *Epilogue*

344 心之归宿
／ *Home for the Heart*

376 后 记
／ *Author's Note*

初秋的下午，微风宛若一只大手，漫不经心地抚过款款流淌的哈得孙河。川流不息的车河、行色匆匆的人群……纽约一如既往的忙碌而喧嚣。

凌紫荷拉着丽萨的小手，沿着野花丛中的铁轨，漫步在金色的夕阳里。这里是闹市上空一片奇异的静土，锈迹斑斑的高架铁道，见证了曼哈顿半个多世纪的变迁，最终却被湮没在摩天大楼的闪烁霓虹之中。然而，这静默中蕴藏着多少被遗忘的故事，珍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啊！

“妈妈，你看我找到了什么？”小丽萨踮起脚，伸直手臂，将一片洁白而柔软的羽毛送到紫荷面前。

夕阳的余晖映照着小姑娘和那片被她高举的羽毛。紫荷不禁由衷地赞叹道：“啊，是小鸟的羽毛。真好看！”

“妈妈，可是我怎么看不见小鸟啊？”

“小鸟飞走了，它要去找它的家。”

“哦，我知道了，这是小鸟从家里寄来的信吧？爸爸现在的家是不是离小鸟的家很近呀？爸爸会不会让小鸟给咱们捎信来呀？”

“会的，好孩子。爸爸一定非常非常地想念咱们，他会想办法给咱们捎信的。”紫荷一把搂住了小丽萨，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孩子的小脸上。四只眼睛充满期待地眺望着远方，仿佛在寻找天地间那只能够穿越时空的鸟。

到俄克拉何马去



1

To the Land of Oklahoma



沿着
野
花
丛
中
的
铁
轨

下午六点,校广播站的喇叭准时响起。这大概是忙碌的大学生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了。学生们三三两两地端着饭盆来往于宿舍和食堂之间。有耍酷的男生趿拉着拖鞋,一手扶车把,一手拎着四五个暖水瓶,像演杂技一样地骑着自行车在人群里穿梭,一准儿是赶着上哪个女生宿舍充当骑士去吧。广播里正在播放卡朋特那首既甜蜜又忧郁的英文老歌《昨日重现》:

All my best memories (我所有的美好记忆)
Come back clearly to me (清晰地回现)
Some can even make me cry (有些仍使我热泪盈眶)
Just like before (一如从前)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像昨日重现)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wo-wo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s
So fine
.....

她富有磁性的嗓音在被火烧云染红的天空中回旋着、飘荡着,让一颗颗年轻的心莫名地为之感动着。

肖逸和杜宏杰两人骑着车在黄昏的校园里漫游。老杜显得有些心事重重,而洒脱的肖逸却一路轻松地跟着广播吹口哨儿。

经过南校门附近的杨树林时,杜宏杰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车速。路边一排排高大的白杨笔直地站立着,繁茂的枝叶随风起舞,那沙啦啦的声响像是在为卡朋特伴唱。肖逸心领神会地也跟着减慢了车速,他扭头看了看若有所思的老杜,故意

跟着广播大声唱道：“It's yesterday once more……”

三年前夏末的一天，这片进出南校门必经的杨树林，在杜宏杰的心目中突然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那天的天气燥热无比，连树上的知了都叫得无精打采的。这是新生入校报到的最后一天。大多数历经千辛万苦考上北大的新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和喜悦，新生报到一开始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各系高年级的同学在南门旁的杨树林里设立了新生接待站。杜宏杰、肖逸和另外几个暑假提前返校的同学负责化学系的新生登记，再把他们送到事先分配好的宿舍里。化学系的新生人数多，头两天他们忙活得脚不点地，大热天的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

到了第三天的下午，还没来报到的新生已是寥寥无几。别的系已经有开始收摊儿的了。一连在宿舍楼和南校门之间奔波了好几天，这些平日里精力旺盛得无处发泄的大男孩也感到疲倦和无聊起来。

凌紫荷是最后一天的下午才来报到的。她的出现让几个正犯困的男生眼前一亮，精神也为之一振。虽然他们对每一位新同学都礼貌服务、热情接待，但是对女同学，尤其是稍微漂亮点儿的女同学，那热情的成分自然就会更多些。可是，当凌紫荷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几个人却一时手足无措，脑袋发蒙，连怎么热情都给忘了。

刚上大学那会儿，他们都喜欢在宿舍熄灯后打着手电缩在被窝儿里读小说儿。尤其是《红楼梦》，在这个年纪读来别有一番滋味。那里面描述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场景，不知为青春心事平添了多少遐想。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个酷暑难当的下午，竟会真有个林妹妹似的女孩“从天而降”。

见几个男生直发愣，凌紫荷嫣然一笑，上前询问道：“请问化学系新生是在这儿报到吗？”

最先反应过来的肖逸赶忙迎上前来：“啊，对，对！欢迎，欢迎！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凌紫荷，凌波的凌，紫色的紫，荷花的荷。”

“紫荷凌波，哇，好名字！让我来看看你分在哪个宿舍。”

“谢谢你！”

杜宏杰站在一旁听着他俩的一问一答，半天也没能插上一句话，却忍不住在心里一通感叹：紫荷凌波，真是名如其人哪！不过她更像是一朵泰戈尔诗句中静静开放的玉色睡莲。杜宏杰对自己这种油然而生的诗意联想暗暗感到惊讶。他一直认为自己左脑发达、右脑简单，只善于进行理性思维。

“你在 35 楼 319 房间。”肖逸在花名册上找到了凌紫荷的名字。

“我来帮你把箱子搬过去吧！”杜宏杰不失时机地说。

肖逸和杜宏杰打一入学就住同一宿舍，家又都在北京，两人很快就成了死党。可是爱调侃的肖逸连自己最好的朋友也不肯放过。他伸手把杜宏杰一挡，说：“行了老杜，您还是坐这儿歇会儿吧。今天上午您不是已经搬了好几回了吗？这趟就交给哥们儿代劳吧！”肖逸的脸上带着一点儿鬼鬼的笑意，抢先拎起凌紫荷的箱子放到平板车上。

“谢谢了！再见。”凌紫荷离开之前，善解人意地对杜宏杰微笑着点了点头。

杜宏杰本来从不相信泛滥于电影和小说中的一见钟情，可是自打见到凌紫荷，他有些二乎了。也许喜欢一个人，真的不需要太多合乎逻辑的解释吧。

校广播站的晚间新闻刚刚结束，凌紫荷正打算去图书馆或是三教占个晚自习的好地方，却被风风火火地闯进宿舍的陈晓歌撞了个正着。“重大新闻！重大新闻！杜丘拿到全奖啦！美国斯坦福大学，可牛啦！”陈晓歌的男朋友也是化学系的研究生，和担任他们大三级主任的杜宏杰同住一个研究生宿舍，所以陈晓歌总能在第一时间掌握高年级男生那边的动向，这也让她成了三年级女生中颇受欢迎的人物。

大三是很特殊的一年，大一新生刚入校时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二年级时对专业课成绩锱铢必争的劲头也慢慢懈怠了一些；再加上暂时不用为毕业后的出路殚精竭虑，大三成了本科四年里的“黄金时代”。陈晓歌念念不忘她背 TOEFL 单词时学的一个英文词“sober”（清醒的，有理智的）。“精辟的好词呀！”她对凌紫荷说，“我们大三生是最 sober 的一群，我们不但弄明白了上大学，特别是上名